

3

# 佛法无边

李叔同◎著  
释德禅◎编译



# 感悟

佛法无边

## 佛法与人生的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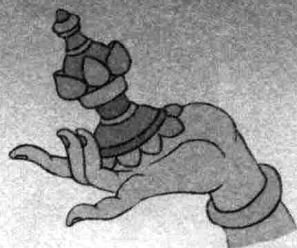
佛陀终生说法，为的是普度众生。弘一大师李叔同也是以这种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修行。《感悟》是弘一法师一生通过学佛所获得的心得和人生体悟，在这部书中弘一法师以才子、学者、艺术家及佛学大德的多重身份，向我们揭示其通过无边修习所悟出的佛门真谛和人生真义。书中除了弘一法师的著作之外，还包括他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这些内容被梁实秋、林语堂等名家誉为“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溢于言表的其慈悲心怀，堪称启悟世人的经典巨著。

华夏出版社

3

# 佛法无边

李叔同◎著  
释德禅◎编译



# 感悟



佛法无边

佛法与人生的解析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 / 李叔同著; 释德禅编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080-4995-3

I . 感… II . ①李…②释… III . 佛教—人生哲学 IV .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404 号

## 感 悟

---

著 者: 李叔同

编 译: 释德禅

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内文插图: 权迎升

装帧设计: 翟俊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3331

印 刷: 北京雨田海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彩 插: 4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995-3

定 价: 35.00 元

---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 前言

我的师傅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和尚法号“不语禅师”，对佛法一窍不通。有人前来学法，全靠两个侍从僧人代答。有一天，来了一个游方和尚，诚恳地向不语禅师请教，但侍从僧人恰好不在身边，禅师顿时手足无措。游方僧问他：“什么是佛？”禅师茫然，只有东顾西盼；又问：“什么是法？”禅师只得上看下看；又问：“什么是僧？”禅师索性闭目不睬；又问：“什么是修法之道？”禅师厌烦地伸出手来。游方僧心满意足地走出了禅房。碰到了侍从僧，便说：“刚才我向禅师求教。我问‘佛’，他东顾西盼，说是人有东西，佛无南北；我问‘法’，他上看下看，是说法本平等，无分上下；我问‘僧’，他闭目不语，是说‘白云深处卧，便是一高僧’；问‘修法之道’，他伸出手来，是‘接引众生’的意思！啊，他真是精通佛法，明心见性啊！”侍从僧回到禅房，不语禅师破口大骂道：“你们跑到哪里去了？险些叫我露馅儿！他问‘佛’，我东看不见你们，西看又不见你们；他问‘法’，教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问‘僧’，我无可奈何，只好装睡；他问‘修法之道’，我自愧一无所知，还做什么禅师？不如伸手去向人家讨饭当叫化子也罢！”

这也许只是一个笑谈，但是其中却包含了佛法的真意，也包含了人生的感悟。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人都想建

功立业、后世留名，都想证明自己生命的最高价值。但是人们还要表现得很低调：只想活得开心一点、平凡一点，因此听上去有一些言不由衷的味道。但世上真的有人是这样希望也这样去做的，而且成为不朽的传奇。这个人就是李叔同——弘一法师！

佛家说：“世人皆有佛性。”儒家说：“人人都是尧舜。”道家说：“万众都可成仙。”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无尽的潜能，如果迸发出来，其价值是宏大的。但是能够把自身宝藏挖掘出来并显著于世的人少之又少，而弘一法师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神奇的人！

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弘一法师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出世入世名垂青史，俗家佛家皆为大家。

弘一法师是一个传奇，从名满江南的文化名流转而皈依佛门，在风花雪月的江南避世而居、潜心修行，从此，仿佛与往昔的尘世种种一刀两断，李叔同已死，而弘一法师方生。今天我有幸把他（我的师祖）的学佛心得和人生哲理加以整理、修订，让他以大才子、大学者与大艺术家的俗家修为和通悟世事万物的得道高僧的境界向世人揭示出禅宗佛学的真谛，以供大家参悟！





目录

作者序

〇〇二

第一章 人生初感

〇〇六

第二章 佛法修持

〇二二

第三章 佛教律学

〇五六

第四章 佛事演讲

〇八六

第五章 人生最后

一四六

第六章 晚晴集

一五四

第七章 格言别录 (弘一法师编订)

二一八



感悟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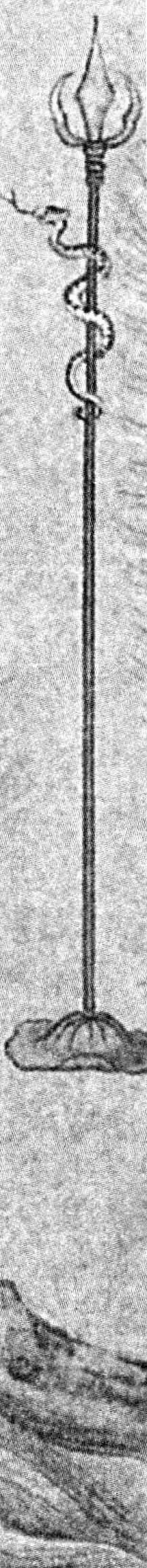
僧璨大師

慧可大師

師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乃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我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虽然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应该算是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杭州，我寻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1912年2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就曾说过：“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着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



内敛起来。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正是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原由与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第一章 人生初感





### 初到世界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乎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他在晚年的时候，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20岁，而我父亲已近68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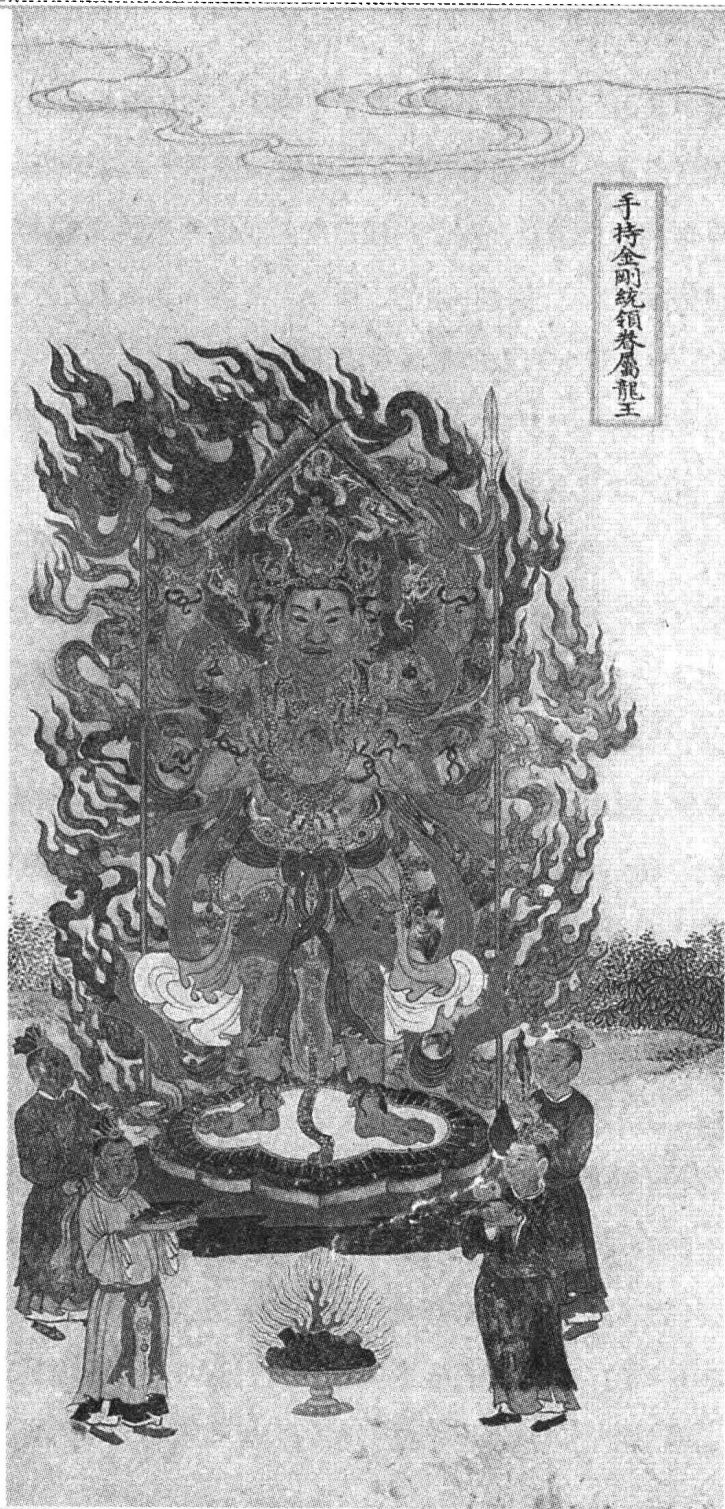


不公平待遇所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和依靠，我与母亲的处境很是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作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是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开始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20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





的环境中长大，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的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 13 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较以前深厚了。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在我 16 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



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 艺海畅游的乐趣

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的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

记得在我 18 岁那年，我与茶商之女俞氏结为夫妻。当时哥哥给了我三十万元作贺礼，于是我就买了一架钢琴，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并尝试着作曲。后来我与母亲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产业，我可以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相当高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以与上海的名流们交往。当时，上海城南有一个组织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学比试，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从而与文社的主事许涣元先